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黄土脚印/苗宏伟著. —成都: 四川文艺出版社,
2007.1

ISBN 978-7-5411-2487-7

I. 黄... II. 苗...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41685 号

黄土脚印

HUANG TUJIAO YIN

作 者 苗宏伟
责任编辑 谢明香 宋 玥
封面设计 邹小工
版面设计 史小燕
责任印制 龙小龙
责任校对 汪 平等

书 号 ISBN 978-7-5411-2487-7

成品尺寸 230mm×165mm

字 数 331 千

印 张 20.25

版 次 2007 年 2 月第一版

印 次 2007 年 2 月第一次印刷

出版发行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文艺出版社 (成都市槐树街 2 号)

电 话 (028) 86259285 [发行部] (028) 86259303 [编辑部]

邮政编码 610031

网 址 www.scwys.com

电子信箱 scwys@mail.sc.cninfo.net

印 刷 四川五洲彩印有限责任公司

定 价 28.00 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举报有奖。举报电话: (028) 86697071 86697083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电话: (028) 86259301

内容简介

在解放初期，有一大批青年男女随同贺龙元帅领导的十八兵团从山西的黄土高坡南下来到四川。他们大多是一些没有文化的农民。他们为了幸福，为了消灭剥削和压迫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故事主要以两个不同家庭背景的青年男女的成长经历展开，描写了他们幼小的成长历史和参加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再到南下入川进行剿匪战斗的历程，炮火连天的战场写下了他们可歌可泣的战斗岁月。他们入川后，在极为复杂的环境中，再次经受住了不同环境的考验，用胜利的战歌谱写出了壮丽的诗篇。在异土他乡，他们用汗水和热血为四川的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他们已把四川作为养育自己的第二故乡。虽然他们现在有些已离开了人世，有的已年事高迈，但在他们的心中始终对党、对祖国是那么的热爱。他们从来没有因为艰苦而胆怯过，他们从来没有因为在“文革”中吃尽了苦头而怨恨过。他们是新中国建设史上的功臣，他们是忠于无产阶级的钢铁战士。

—

一道道的山沟沟，一垮垮黄土；
黑乎乎的放羊娃，赶着那羊群。
盼天下雨，盼地打粮，
天下的人儿就盼望这样的好光景……

夕阳西下，黄土高坡在斜阳的映照下显得格外光彩夺目；山沟里不断传出放羊娃赶羊回家唱出的山歌。那高亢的歌声和那羊群的嘶叫声回荡在这山谷里，这是大西北所独有的特色。

杨福庆，小名羊娃，瘦高的身材，叫人乍看他也不像十三岁的娃，可是他的脸上却还露着原有的稚气。由于家境贫寒，他皮肤发黑，皮包骨头，透着严重的营养不良，又可能是受母亲遗传，他单薄的身子却比同龄孩子高出一个头，这就使他看上去越发可怜了。

羊娃唱着山歌，挥舞着羊鞭，时而走着，时而慢跑，赶着二十多只大小不等的绵羊回家。在路上，他不时地与收工回村的乡亲拉话：

“羊娃，回家咧？”

“嗯哩。叔也回家？”

“赶这么多羊行吗？”

“哦，东家家里有这么多羊要放咧。还行吧。”

羊娃赶着羊群下了山冈，太阳这时已完全被山掩住，暮色也掩盖住了山下的杨家庄。

杨家庄，背靠玉梁山，东西长约有一公里。在这山冈下面排列着大小不均、杂乱无序、贫富不等的窑洞。村子以杨姓家族众多而得名，约有百余户人家，近千余人口。黄土高坡，沟壑纵横，而老天赐予这杨家庄的大块风水宝地，最富裕的一块河滩好地却被外姓人——宋家所占有。

宋家大宅院，坐落于杨家庄的正中央，从远处看，三个台阶上摆放着八个小院，坐北向南，整齐而有序。最上面祖房供祭着从京城流放的罪臣，他们的老祖宗。从上而下，自右向左四个院落一模一样，修建的窑洞上方都装

饰有一排排雕花绘凤的漂亮小牌楼，它们的院门后面都矗立着一堵堵灰色的照壁。这些窑洞里住着宋家四个兄弟。三个耳院东面一个，西角两个；一个是专供主人们一日三餐用的伙房，另外的则是用人们和牲口的栖身之地。

宋家大院四周修有围墙，除北面外，东西南都建有大门，南面为正门。三个门除正门较大以外，其他的都是一模一样。大门用大红油漆粉饰过，显得豪华气派，各扇门面的左右两端吊有两个铜环；正门门楣上方挂着写有“宋宅”字样的大牌匾，门楣下挂着两个大红灯笼，这就更使人觉得主人家是一户大户人家；正门下方的六阶石梯也是很有讲究的，从中看得出主人家蕴藏着期盼六六大顺的心理；石梯两旁立着两个威风凛凛的大石狮子，把宋家院落装扮得更加庄严。

杨娃从西门进入宋家宅院，把羊群赶进羊圈后就准备回家，迎面从门外走进一个腰圆体壮、身材高大的汉子。只见这人一只手团着两个铜球，一看就知是一个习武之人。他冲着羊娃面带笑容地说：“羊娃，回来咧。”然后又指着门内一个用人说：“跟他到伙房去拿两个馍回去。”羊娃向来者鞠了一躬，以表谢意，而后便跟着用人去了伙房。

三爷，是这宋家唯一受过正规教育的读书之人，他自幼喜爱看书习武，特别是近来在五台山皈依佛门后，早起早睡，生活很是有条有序，更知与人为善、佛法普渡众生的深刻道理。他白日里不是读书就是练几下拳脚，他想从佛学中探究出更大的弘法，以武术来健体强身。自从羊娃来到他家放羊后，他看见娃早出晚归，老实忠厚，从心眼儿里喜爱羊娃；看见羊娃骨瘦如柴的模样，他又对羊娃有了一种怜悯之心。羊娃到宋家放羊近半年以来，大小羊日日渐长，他就觉得羊娃做事认真，使他感受更深的是，在羊娃闪闪发亮的大眼后面，有一种与同龄孩子不一样的灵气。当然，还有他与羊娃父亲的那段特殊情缘，这才使他对羊娃有了一种特殊的感情。

羊娃出了宋家大院上了一道山坡，穿过几家小院，便回到了家里。

羊娃的家在杨家庄西北角，两个破窑洞看得出这家人日子过得很是贫寒：那低矮的小门，缺栏少筋的窗户，窑内无一件像样的家具。可在院落中，窑洞内打扫得干干净净，柴火堆放得整整齐齐，窑洞内两个土瓦罐也擦得锃光瓦亮，连仅有的一个破衣柜也擦拭得一尘不染，从这些均能看出院中女主人是一个勤快贤惠的农妇。

羊娃母亲何氏，身材修长约有一米七左右，两只小脚支撑着她那偌大的

身板儿真是有些难为她了。何氏自十六岁嫁到杨家，很长时间以来一直没能养成孩子，由于贫穷，加上劳累，虽然她先后也曾怀了几个，可不是因病夭折，就是因贫穷小产了，到了那年她二十六岁时才得一女，两年后才有了羊娃。在北方，男性地位是至高无上的。两年来他们一直没给闺女取名，有了羊娃后，才给这闺女取名叫杨福幸。这年初春，福幸十五岁时，父母把她嫁给了远村一个开油坊的小老板。

有了羊娃三年后，何氏又带了一个小子，可他体弱多病，长时间躺在炕上。这是杨家老两口最揪心的事情。

羊娃回到家中，天已黑尽。他走到用石块垒成的简易厨房里（到天冷时，就在窑洞里生火做饭了），看见母亲正在做饭，就从怀里掏出那两个馍递了过去，并对母亲说：“娘，我回来咧。这是三爷给的。”

母亲看了看羊娃，没有吭声，可她那眼神里蕴藏着一个母亲对儿子的珍爱和希望。羊娃看见母亲那张在火光映照下布满皱纹的脸庞，也深知母亲的辛劳。

母亲接过娃递过来的馍，放在锅边，转过脸想对羊娃说什么，可马上又收了回去，然后只说了句：“去看看你爹回来没。”

羊娃急忙走到院门前向外看了看，在月光映照的远处寻找着自己熟悉的身影。可他望了一会儿一直没见什么，就回头准备去告诉母亲。就在他转过头来的时候，看见父亲正弯着腰，擦洗着刚从地里返回的家里仅有的那头老黄牛。父亲一边擦洗着牲口，嘴里还一边不停地说着什么。羊娃急忙走到父亲身边，弯下腰来，拿起一把刷子，帮着一同擦洗起来。父亲看着儿子过来帮忙，疲劳的脸上顿时挂上了一丝笑容。

不一会儿，两人把瘦得皮包骨头的老牛擦洗完毕，老牛顿时深感全身舒服似的，轻轻地呻吟了两声，以表谢意。羊娃接过父亲手上的刷子让他回窑洞里歇息着，自己又急忙去告知母亲。

羊娃父亲，从院中走进窑洞里，全身好似散架一般。他急忙上了炕，从炕头上摸着打火石，打出几个火星，点着了草纸捻的引线，点亮了炕桌上的油灯，顿时，整个黑洞洞的窑洞里充满了生气。油灯映照着他那张年近五十布满皱纹的脸庞，写满了岁月的沧桑。他盘着腿，从腰间取出了旱烟袋，一边装着烟丝，一边问着躺在炕上的二娃：

“玉儿，今儿咋样咧？”

炕上的二小子没有应声，老汉便埋头抽着自己的旱烟，嘴里还自言自语说着什么。劳累了一天的老汉只能这样来释放心中的烦躁。

不一会儿，羊娃端着一个盛满面糊汤的瓦盆进了窑洞，母亲跟在他后面，手里拿着碗、筷、勺，一家人这就准备吃晚饭了。母亲盛满一碗后双手递给了羊娃的父亲，又将羊娃带回的馍给老汉递了过去，然后就去看望躺着的二娃福玉。

羊娃自己盛上一碗，把桌上的另一个馍分了一半递给了上炕怀抱弟弟的母亲，自己一声不吭地吃了起来。哗哗地喝面糊汤的声音一时间在窑洞内响个不停，半晌也没人吭声。

羊娃母亲看着眼前这两个男人一个劲地喝着，轻声地对着老伴说出了下午发生的事情：“娃他爹，今儿宋家三爷路过咱家，对我说，想叫咱羊娃往后早些放羊回来到他家私塾房去念字咧。”她小心翼翼地说着，生怕自己的话里有什么闪失。她停了一会儿，看见老汉没什么反应，又接着说道：“他还说，眼下一过就进冬了，也不用放羊哩，让娃好好念几个字，放羊的工钱他们照付咧。”羊娃母亲说过这话后立刻把脸冲向了怀抱中的二娃。

“不去！”羊娃父亲将碗使劲地往炕桌上一放，斩钉截铁地说，“咱庄稼人就知道种地，能种上地就是咱的福分。”

“我想，他不是看在你那年救他一命的情分儿上嘛，想回报咱们咧。”何氏又说。

羊娃父亲用手一抹嘴角上粘着的面糊汤继续说：“他那样谁遇见了也会去救咧，何况他不是叫咱娃到他家放羊去了嘛。”

说到杨老汉救宋家三爷的事，还得从宋氏家族说起。自从宋家老父母因病先后故去，宋家老大，撑起了整个宋家，凡大小事都得由大老爷了断。宋家老二是一个不爱读书，不管家事，好吃懒做之人。当年他们的父母满以为给他讨个婆姨管管他，他就可以改邪归正了，可把她娶过门不久就原形毕露了，比老二还懒不说，还好抽一口大烟。这老二自然而然也跟着上了瘾。宋家老四从小跟着父亲在外摔打则学会了一身做生意的本事，所以，他替换下二哥撑起了宋家在外的粮仓、钱庄所有的生意。整个宋氏家族就这老三从小喜爱看书绘画，习武耍枪，大老爷从心眼儿里也就喜爱上三弟，指望他多学本事，重振宋氏家族。就这样，便把老三送到北平的租界里读书去了。

三爷在北平读书，深知哥哥对他的良苦用心，在学习中就更加刻苦用

功，很快从全班的中等成绩一跃成为了全班第一。加之人也有几分帅气，不免被很多女孩子所敬慕，而只有一个叫钟敏慧的女子让他动心，当然，钟敏慧对这个英俊男孩子也有几分爱意。两颗相投的心很快碰撞到了一起，相诉衷肠，很快进入到了热恋之中。但在最后一学期放假前，钟敏慧给三爷讲述了自己埋藏心底的秘密：她不是一个中国人，而是大洋彼岸大日本国的臣民，自幼跟随父母渡海来到中国做中药材生意。十多年来，她已习惯了在中国的生活，为了真正与中国人无所区别，父亲给她取了个中国名字，她的真实姓名叫田本慧子。三爷得知慧子的真实身份后，从内心深处感到了一种不安。他急忙写信将此事告诉了大哥，大哥回信表示坚决反对。三爷内心真是矛盾重重：一边是德高望重的大哥命不可违，一边是自己深爱的心上人情不愿断。他思前想后，左右为难。最后，他还是决定早些回家说服大哥，了却自己的心愿。

可回家后，在给大哥再三讲明道理还是未得到应允的同时，从北平却传来了慧子在返日渡海时，轮船遭遇狂风沉没于海底，慧子也随船上众人遇难的消息。这一噩耗给三爷当头一炸雷，使得他失魂落魄。再加上大哥还为他提亲；三爷当然不同意，可哥哥的命又难违，矛盾的心情到了极点。他糊里糊涂，懵懵懂懂出了家门，走到山顶上，遥望远方，想对慧子的灵魂说些什么，或让山风吹醒自己。可天上突降暴雨，三爷在雨中狂号怒吼，发泄自己内心的痛苦。下山时，三爷走到山半腰，一不小心滑下了山崖。当他半醒半昏时感到自己趴在了牛背上，后来才得知是杨老汉救了他的性命，要不然，他早被冻死或被山上的野狼吃了。

杨老汉把三爷送回宋家，宋家对杨老汉不胜感激。从此，便把老汉租种的土地的租子降了一部分不说，还让羊娃到他家放羊去了。三爷在家疗病痊愈后，就上了五台山。但在他心里对杨老汉的救命之恩始终感到无从报答，深感愧疚。

二

话说这一天，太阳过了正午，宋家大院门外传来一阵骏马的嘶鸣声。只见一个三十开外的男人骑在马上，他中等身材，相貌英俊，头戴一顶绸缎瓜

皮帽，身穿一件蓝绸长衫，手拿马鞭，牵着马缰绳在原地转了两圈后便跃身跳下马来，顺手将马绳递出门迎来的用人，来到后面的一辆马车旁。这时，从车棚的门帘处出现一个约三岁的女孩。中年男子将她从车上抱下放在地上，然后又一手搀出一位年轻女子。这让外人一看就明白这是一个三口之家。

这一家三人来到宋家大院旁，由中年男子领着跪在门外，用人见这阵势急忙跑向院内将此事禀报给了大老爷。大老爷听后并没有说什么，他轻轻起身，端起茶碗一边喝着，一边想着。过了一会儿，他才扬起手来吩咐用人：“你让四爷上祖堂去吧。”

用人一路小跑来到四爷面前，告知了他刚才大爷说的话。四爷一家人急忙起身，一步一步走进了大院。当他们来到三爷小院门前时，三人再次跪下，磕了三个头；起身又来到大爷、二爷小院前，向大爷和二爷院内也磕了三个头，然后起身迈着沉重的步履来到了祖堂门外。四爷让那女子牵着小女孩跪在门前，自己走了进去。

祖堂中央挂着一幅肖像画，是宋家的老祖宗。画用工笔描绘，上面的中年男子身着清代官袍，嘴边留有两道胡须，相貌端庄、慈祥。顺着画像往下看，摆有一张红木长条供桌，它四面密不透风，供桌上放有“祖上大人宋欲德之灵位”的牌位，牌位两旁放着两盏金光闪闪的蜡台，蜡台上燃烧着两根红烛；在牌位的前端还放了一个香炉，袅袅香烟弥漫在画像的四周，两排摆放整齐的桌椅更给这祖堂增加了几分威严和肃穆。祖堂靠门两边各放一个用红木做成的木窗，窗上除摆了各式各样的名贵珠宝外，还有两个金狮各放一旁，它们怒目相视，光彩夺目；金狮下面留有皇印，据说这是早年先祖护驾有功，光绪帝亲赐的。可就在得此物不久，戊戌变法失败，祖先被老太后流放到这西北黄土高原之上，保得一条性命。祖堂的两边墙上，挂有字画，使整个堂内既感到庄严肃穆，又显得温文尔雅。

四爷来到先祖灵位前跪下，连拜三下后又向两旁坐着的哥哥们跪拜。

大爷看着下跪的四弟，用缓慢的语气对他说道：“四弟，你知道为甚叫你到这祖堂内问话吗？”

“大哥……”四爷想急忙回答。

“你先别开口，听我把话说完。”大爷把声音略略地提高了一点儿，又说，“我们大家都知道你能说会道，也很聪明，经营咱们的钱庄、米店也很

是得力。但这些功绩并不能使你为所欲为，违反家法。而且，这四年多你也不回家看看，你这对得起咱死去的父母吗？对得起在座的兄长吗？对得起……”说到这里他把话停了下来，右手压着前胸，气喘吁吁。

“大哥，你别说了。我知道我犯下了大罪，违反了家法，你让我把话说了，该咋处治我，就咋处治。”四爷抬起头来，望着大哥，用乞求的眼神看着。而后他又把目光转向另外两位哥哥，那眼神里包含了几多哀求，还有几分委屈。

原来他们的父亲为四爷取下一房婆姨后，日子过了不到三个月，那女人便旧病复发疯了。这一下气得老太爷是一病不起，倒在了炕上。当时，二爷在城里经营的钱庄和米店，生意很是不景气，而四爷这时却在帮着大哥照料着家里的土地。白天，因为忙碌，这时间还容易打发，可到了夜里，那疯女人又哭又闹，使得四爷真是不得安生。更可怕的是，当四爷在后半夜熟睡时，那女人不是用东西打他，就是用手掐他，弄得他的身上是青一块紫一块的，疼痛难忍。他却不敢吭声，怕老父亲知道了会更加痛苦。但是，时隔不久，父亲还是撒手人寰了。

送走了父亲，家里就是大哥当家，为了不再受那痛苦，四爷向大哥求情，让他替下了二哥，到城里经营家里的生意。这以后，四爷把生意做得日渐红火。

“这次我带回的这个出生卑微的婆姨，”四爷用微弱的声音对哥哥们说，“是三年前因为闹灾荒，她跟随她父亲来到咱们这儿。当时，我看见他们实在是可怜，才收留了他们。”

四爷这次确实触犯了他家祖辈给定下的家规。虽然说当年他离开了家，接替下二哥在城里经营起生意，心情也愉悦了许多，把生意做得红红火火，可时间一长，心灵深处总还觉得空落落的，每当半夜一觉醒来，枕边连个说话的人也没有。人当中年，血气方刚，怎能耐得下这样的寂寞啊。就在这时，天灾突然降临，成群结队的逃难者蜂拥而至，他接到大哥捎来的书信开仓济贫，看见一位老汉正带着年轻貌美的闺女沿街行乞。他出于好心收留下这父女两人，久而久之又产生了一些说不清的朦朦胧胧的因缘。当然，他也不是忘记了家规，他也曾捎信回家征求大哥的同意，可大哥不能理解他内心的痛苦，只知道家庭的颜面和他自己的尊严，所以极力反对。四爷是一个非常有个性的汉子，他顾不得许多的家规和颜面，一意孤行将生米做成了熟

饭，违反了大哥的旨意，这一下四年多不敢回家，便引来了眼前的这一幕。

三爷听到四弟深情的述说，便插话为他解脱：“四弟就是心软着咧。”

而大爷这时却把眼神转向了三爷，那里面包含了一些什么意思。三爷对大哥的眼神立刻心领神会，他急忙站起身来走到四弟的身边，把他扶起来坐在一旁。

大爷继续说：“可怜你可以接济他们，也用不了来违反家法呀？”

四爷回答道：“当时我确实只想救济他们，可我看见她父亲忠厚老实，做事也很实在，这就把他父女俩安排在了店里干活儿了咧。再后来，这女子……”

“那是感激你哩。”大爷说着这话，把脸转向了四爷。

“是啊。”四爷看了看大哥忙说，“我把他父女俩留下后，当时只是为了给他们一条活路。三年前那场灾荒哥哥们也都知道，大哥你不是还让我开仓放粮救济百姓吗？再说，这女子确实能干、泼辣，也有几分姿色。就这样……”

“就这样也就把咱家里的规矩给忘了？”大爷狠狠的说道，“你也不好想想，你这样做对得起咱死去的父母吗？对得起咱这家族吗？对得起在座的哥哥们吗？家里有规矩是不能纳妾，你不是不知道。再说她家是那样的，你这样做，不是给咱这个家丢人吗？”

接着，大爷再次强调，四弟这次做的这事很伤家族颜面，不按家法处治，怎么能对得起先父？怎么能让全家信服？他这做大哥的以后又怎么能管理这个大家族？

三爷看到大哥生气的样子，便上前劝说了他几句，然后对四弟也说了同大哥一样的看法，然后语气缓和地又说道：“大哥为咱这家操心可苦的咧，四弟你不应该做些个对不起大哥的事来。”

大哥抢过话，指着四爷还是不依不饶：“他哪是对不起我咧，这是对不起咱这个家呀。”

三爷看着大哥越发生气的样子，又劝说他：“大哥，你也不要生气了。你想想，四弟对咱这个家也是有功绩的啊，现在咱的钱庄生意做得是红红火火，米店管理得是粮油满仓。他在家里，那疯婆姨整天又唱又闹的样，使整个宅院不得安宁，还充满了恐惧。四弟他可确实不容易啊，一个堂堂七尺男儿，受那样的苦，放在谁人身上也不能忍受啊。按父辈的意愿也没给他带来

啥幸福咧。”

大哥仔细想了想，觉得三弟说的也是有些道理。想到这里，大爷端起茶碗轻轻地喝了一口，定了定神，说道：“四弟，不管咋说，你这次确实违反了家法，如果我放了你，咋对得起咱父母的在天之灵？如果罚你过重，你两位哥哥又为你求了情，这不是让我驳了他们的面子吗？再说，你对咱们这个家，这些年来也确实贡献不小。我看这样吧，明年的钱粮份子得给你扣掉一部分。”说到这里他把眼神转向了二弟和三弟，意思是你们是否赞同？但他又不愿意把这话说出口，以免失去了他这大哥的威信。二爷、三爷连连点头表示了同意。而后他又继续说道：“四弟，你把闺女叫进来吧。”

四爷起身走到门前，抱起闺女转身来到三位哥哥面前说道：“三位哥哥，感谢你们对我们全家的原谅。”说完话，他叫闺女跪在了仨哥哥的面前。

“好了，孩子还小着咧，别把她吓着了。”大爷忙把手伸了过去，拉起闺女抱在了怀中。四爷转身也坐定。

大爷看着闺女问四弟：“我看这妮子长得俊俏哩，给她取的甚名呢？”

四爷忙答道：“还没（啦）呢，就等着哥哥们给取咧。”

大爷看了看三弟，意思是他的学问高，让他给闺女取个名儿。三爷明白了大哥的用意，便走上前仔细地看了看闺女，笑着说道：“我看这妮子长得眉清目秀的，就叫她莹秀吧。”

二爷一听急忙搭讪：“对对对，三弟取这名儿好听。”二爷这么一说，引来大家哈哈的大笑声。

“走了这么远的路，还没（啦）吃饭吧？”大爷摸了摸莹秀的头发，对屋外的用人说，“来呀，把这妮子带去吃点儿东西吧。”

这时，从门外走进一女用人，带着莹秀走了。

大爷看着两人离去后，又转过身来，用眼神对着门外说道：“她姓甚，叫甚呢？”

四爷忙回答：“姓龚，没名咧。”

大爷想了想，是啊，一个穷人家的闺女，能取甚好名呢。他停了一会儿，想了想，说道：“我看她既然嫁给了我宋家，就叫她龚宋氏吧。”

四爷再次起身向哥哥表示了感谢。

门外的龚宋氏听见了大哥的话，也轻声地说道：“谢谢大哥哥哩。”

然后，大爷又对着四爷说：“四弟呀，今儿我当着你两位哥哥的面，得

给你们定下几条规矩。第一，龚宋氏不能住在你们的正房；第二，她不能进咱这祖堂；第三，她不能像她嫂嫂们那样闲着，得做家务事儿；第四，她得服侍她姐姐，也就是你那正房。如果有甚差错，可要按家法处治啊。”

此时，兄弟四人总算舒了一口气。

三

秋去冬来，黄土高原已失去它昨日的生机，满山遍野光秃秃的一片荒凉，万物已进入冬眠；最可怜的是那一棵棵枣树，弯弯曲曲，黑乎乎的树干张牙舞爪，让人看后会增加几分恐惧感。若遇下雪天，雪片堆积在塬坡上，一层一层黄白相间，格外分明，那就像是一幅版画雕刻在这荒原大地上。空旷的原野，几十里难以见到人迹。这时的人们大多待在自己的窑洞里享受着天伦之乐，直到日头照在头顶，孩子们推着雪橇在山沟里戏耍，男人们也三三两两地圪蹴（土话：蹲着）在墙角边唠嗑。等婆姨们做好了饭，汉子们又端着斗大的土碗，圪蹴在这里享用起来。这就是黄土高坡所独有的风土民情。

这天，杨老汉一大早起来后，就一直在刷洗着他那头心爱的老牛。他一只手抚摩着老牛那高耸的背脊骨，另一只手拿着刷子顺着凸显的肋骨向下刷去。看见骨瘦如柴的老牛，老汉深情地在心里嘀咕起来：老牛啊，老牛，老汉我今儿个对不起你了，咱知道你为这个家不知受了多少苦和罪，也帮老汉我尽心尽力地拉犁驮物，咱甭说远了，就是今儿个收秋来来回回你也不知跑了多少路程，这才使得老汉打下了这么多的粮食，老汉今儿个要卖了你也是不得已的事啊。老汉心里一边想着，一边仔细地在老牛身上刷洗着，就连大腿前夹的缝隙处他也是轻轻地扳开慢慢地刷洗，生怕刷子刺穿了老牛的骨头，伤了它的筋骨。他刷了牛身又刷牛尾，刷了牛脖又来到老牛的头前，他望着斗大的牛眼慢慢地勾下他那罗锅的后背，双手紧紧地贴在老牛的脸颊上。老牛虽然是一头畜生，好像也懂一些人间真情，它虽然不能说话，可它眼中却含着泪水，如果它能开口说话，一定会给老汉下跪求情，但毕竟它还是一头畜生，只能默默地望着主人，一声不吭老实地站在原地。

一阵杂和面炕饼子的香味扑面而来，老汉知道这是老伴为自己在备下进城的餐饭，他急忙收拾好家什，走进了窑洞。

北方冬季的集市一般都是在正午时间最红火。因为这时的天气暖和，人们也趁着这暖和天气出门赶集。杨老汉身上换了一件虽有补丁，却洗得干干净净的蓝布褂子，肩上搭着个土布褡裢，手里牵着老牛，上了去县城的路。

杨家庄离县城约有二十多里地。顺着杨家庄村前这条干涸的小河往下走，出口正好连着汶河，县城就在汶河的上游。汶河顺山而下，人们依山修有一条大马路。这马路北过吕梁山直通省城太原，西行五十多里就到了黄河；隔河相望，对岸是临省陕西。每当逢年过节，闲暇集市，陕西乡党都会乘船或是渡着羊皮筏子过河来这儿凑凑热闹。

杨老汉肩上搭着褡裢，上面挂着个旱烟袋，双手背着，牵着老黄牛，深一脚浅一脚地向前走去，走了约有一个多时辰终于来到了县城——黄临县。

县城在汶河的对岸，河上有一座清代乾隆年间建成的石桥。经过岁月的洗礼，桥上原有的浮雕早已破败难辨，每逢过年赶集时，人来人往众多，桥又略显狭窄。县城依山而建，城门楼用青砖修筑而成，高大气派；城里修有这黄土高原少见的房屋，也有一排排窑洞。房屋自上而下，高矮错落；窑洞贫富不等，参差不齐，唯有这石板路，跟沿街撑出的布幡和不绝于耳的吆喝声，才给这座古老的小县城增添了几分古色古香的色彩和热闹气息。

杨老汉进城后，没有顾及这热闹非凡的沿街叫卖声，也没有被那一阵阵扑面而来的香喷喷的羊肉汤味所吸引，更没有被远处传来的那动听悦耳的晋剧唱腔所打动，牵着老黄牛就直奔牲畜市场。他找了一个角落，把牛系在一个石头上，圪蹴在那儿，一边抽着旱烟，一边等着买主。

西北的牲畜市场是男人的世界，男人们为了买卖牲畜从四面八方云集到这里。平日里他们素不相识，而到了这里，一个个就像久违了的老朋友，说说笑笑，好个热闹的局面。

杨老汉独自圪蹴在那里吧嗒着旱烟，他看着这人来人往的市场好像与自己无关一样，一心就等着买家上门。可过了好大一阵，也无人问津。一袋旱烟接着一袋旱烟地吧嗒着，不多时便觉得肚里不停地翻滚起来，他知道这时自己应该做什么了，便撩起褡裢，从里面取出外黄里黑的杂和面贴饼，轻轻地掰了一块送进了嘴里。这贴饼闻起来倒是喷香无比，可进嘴里倒有些难嚼难咽，再加上没有水帮助送下，满口的颗粒就在嘴里打转转，即便这样，老汉也舍不得掉下一粒饼末，双手捧着贴饼慢嚼细咽起来。自己吃得那么香甜，也没忘了身边的老牛，在剩下不大一块的贴饼时，就将它喂进了牛的嘴里。

老牛细细地咀嚼着主人送给自己的粮食，并没有向他表示什么谢意，上下嘴唇只是从左至右地来回摆动，有时两眼还不停地翻眨几下。老汉也没更多理会那些，只是将手上留有的一些贴饼粒用自己的舌头舔进了肚里。就在这时，他才开始认真地关注这个热闹集市，那眼睛来回张望，从左至右仔细观察。不多时，他把目光落在了一群人的身上；再往里瞧，人群中央站着一头高大的枣红色骡子：这骡子膘肥体壮，两耳直立着，毛色油光水滑好不招人喜爱。老汉边看边想，这畜生谁家有了它可是谁家的福分啊，它拉磨、犁地、驮物、拉车，真是一把好帮手啊。

“哎哎哎，老汉。”一胖者来到老汉处叫他，而老汉还是看得津津有味，想得孜孜入神，什么也没有注意到。

“哎，老汉神哩。你这牛卖不卖？”胖者提高了嗓音又叫他两声。

“卖，卖，到这来不卖做甚呢？”老汉这才回过神来应道，还慢慢地站起了身。

胖者瞅也没瞅那老牛一眼，径直走到老汉面前就说：“那说说你这老牛是咋卖呢？”

老汉急忙回答：“你说说，你出个甚价咧？”

胖者听老汉这么不会说话，感到有些纳闷：真没听说过他这样做买卖的，哪有卖牲口的问买牲口的出价钱的；看来这老汉不是一个会做买卖的人。他想到这里，就对老汉说：“我说？你这卖家不出价，我咋能说价呢？我看你这头牲口瘦得稀呼（土话：可怜），能值上几个钱儿呢。”

老汉一听急了：“你这人，咋说话的咧？我这牛瘦是瘦了点儿，可它能干活儿啊，在我家甚活儿都干过。你说说出个甚价？”

胖者拍了拍身上系的围裙，走到老牛跟前摸了摸它那凸起的背脊骨，说：“你以为你这头牛还能干活儿？”

老汉听了这话心里“怦”的一下，更觉得不是滋味，便用眼斜了他一下，没有吭声。

胖者又说：“老汉啊，我注意你好长时间了咧。你说说，你来这儿多时了，有人来问过你吗？”胖者拍了拍他那粘满油污的围裙，面带笑容地继续对老汉说，“我实话告诉你咧，我是开饭馆的，你这头牛就只能杀了卖肉炖汤。再说啦，你来这是做甚的？不就是要卖了这牲口吗？”

这时候，从那边围观的人群里不断传出一阵阵欢快的笑声，招惹得老汉

情不自禁地向那儿看了看，他真怕那样好的骡子被别人抢走了。没办法，老汉很不情愿地把手伸进了胖子系的围裙里。

胖子接过手立刻便说：“就这个数。”

“我说再添点儿？”杨老汉望着胖子，面笑心不笑地看着他。

胖者把头抬得老高的，根本不吃他那一套：“这数？”

“你也太小气了，再添也不是这个数呀。”老汉有些不高兴了。

胖者把眼睛盯着老汉狠狠地又说：“这数，不愿意就算哩。”说完这话，他扭头就想走了。

老汉见势紧追上去，说：“我说，我让点儿你退点儿，咋样啊？”

胖者很不情愿地停了下来：“行行，老汉就这样吧。”

杨老汉听了这话，一脸苦涩的样。他出于无奈，只好答应了胖子出的价——二百三十元（纸币）。然后，老汉慢慢地走到老牛身旁，在它头上轻轻地摸了摸，又来到背后拍了拍，依依不舍地离开了。

老汉钻进看骡子的人群里，站在不太显眼的地方，仔细打量着骡子。只见身边不时有人说这骡子是如何如何的好，又说这牲口干活儿是正当年什么的；当然，也有人说这骡子要价太高，上去几个人都没趣地走了。老汉全神贯注地听着别人的谈论，自己却不说不问，只把肩上的旱烟杆拿下来，将烟锅子伸进烟袋里裹着烟丝，然后取出来含在嘴上，划燃洋火点燃旱烟，吧嗒吧嗒地抽了起来，真是自得其乐。其实他在寻找商机，估计这骡子要卖多少钱，自己从家带的和刚才卖老牛的合起来，看把这可爱的骡子能不能买下来。是啊，这骡子确实招人喜爱啊，你看它那两只耳朵直立立的，那眼睛真是炯炯有神，里面还透着一股子灵气哩；再看那屁股圆溜溜的长得是那么结实。真是头好牲口啊，怎不叫老汉爱上它呢。

时间不知不觉过去了好大一阵子，围观的人也换了好几茬儿，到这时已是稀稀少的没几个了。杨老汉把烟锅里的烟灰在鞋底上磕了磕，然后把烟杆儿又搭在了肩上，双手一背，围着骡子转了一圈儿，细细地看了看。这时，卖骡人瞅了瞅老汉，心想：穷老汉，你还想买我这骡子？也不撒泡尿照照，你是啥样儿？别说让你出跟前边几个人一样的价钱，就是他们的一半儿，把你搭进去你也给不了价咧。

杨老汉这时走到骡头前，左手拉起缰绳，右手准备扳开骡子的牙口看看。卖骡人见这阵势立刻急了，他立刻走到老汉面前大声吼道：“嘿嘿，嘿，

老汉你这是吃饱了撑的，没（啦）事儿动我的牲口做甚呢？

老汉扭过头看了看他，心想：你瞧不起人咋的？他没理睬他，继续看他的。

卖骡人一把抢过缰绳，急得是半晌说不出话来。杨老汉不愠不火，用左手把右手袖口一抹，将手伸进了他的袖筒里，和卖骡人手对手地捏起码子来。

卖骡人想：前面几个人都没趣儿地被我给轰走了，你个穷老汉还想买我这好的骡子？今儿非得让你当着众人的面出丑不可。

卖骡人给老汉出了个价，老汉还价让他降点儿。

卖骡人想：好，我给你降点儿，降得让你出得更多。

这时，老汉脸上出现了满意的笑容。

两人把手抽了出来，又互相搭在了肩上，表示了诚意。

这时，卖骡人却对老汉说：“我可要的是银圆啊。”

老汉二话没说扭头就走了。

卖骡人哈哈大笑起来。老汉这一动作也逗得围观的人七嘴八舌地说长道短。

卖骡人便趾高气扬地对众人说：“一个穷老汉，还想买我这好的牲口，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他拿得出这么多的钱吗？”

众人又是一阵笑声。

这时，杨老汉一声不吭地走到一墙角处，取下系在腰间巴掌宽的裤腰带，将裤腰翻开，从腰内一个红布兜里取出几十个银圆来，然后，又将裤系好后来到了卖骡人面前，一把拉起卖骡人的手，将五十六个大洋放在了他的手心里，转过身拉过缰绳一声不吭地就这样把骡子给牵走了。

卖骡人手里拿着老汉递给他的银圆，傻呆呆地站在原地半晌说不出话来，眼睁睁地看着这个穷老汉牵走了自己本想发一笔小财的骡子。围观众人的笑声比刚才更大了，而后便各自散去。

杨老汉习惯地将双手背在身后，牵着刚买的骡子，兴高采烈地回家了。他那喜兴劲儿真是难以用语言表达，嘴里还断断续续地跳出几句五音不全的晋剧调调来。可惜啊，这难得的高兴劲儿却无人看见、听见。

路过桥头一家卖烧饼的店铺旁，杨老汉停了下来，想到刚才那杂和面贴饼喂进了被宰杀的老牛嘴里真是有些不划算，还不如趁现在花俩钱买上俩白面烧饼回家，让娃们享用享用哩。他付了钱买了两个烧饼，又走到老桥另一

边，看见一家卖对联的小摊儿，买了一副对联，然后小心翼翼地把它折叠好后装进了褡裢里，牵着骡子过了石桥。

老汉过了桥没多远，忽然听见身后有人叫喊：“大叔——德成大叔——”老汉转过身往后一看，只见远处闪着一个人影，这人影急匆匆地边喊叫边向他跑来。不一会儿，一个年轻后生站在了老汉的面前。

来人正是本村唯一的秀才——杨福顺。此人中等身材，书生面相。从辈分儿讲，他跟羊娃算是一辈的，可从亲上看，他们却是远房堂兄弟。因为祖辈曾是一家，分叉儿分枝到了羊娃他们这也就说不清了，但同姓氏主脉上却是一根。从年龄上看，此人比羊娃略大几岁。

杨福顺父亲早年在太原赶马车，也算是见多识广。当有了这娃以后，就把攒下的钱带回了家里，一心一意抚育着这孩子。当孩子长到七岁时，这做父亲的又把他送进了县城里的学堂里念字。可当他念到中学的时候，父亲因病去世了。剩下孤儿寡母和那一点点积蓄也够他们生活的了。可母亲觉得孩子能念字，就省吃俭用，又让他在城里继续读书。

这样一来，杨福顺就成了这杨家庄学识最高的人了，这也使乡亲们对他有些敬畏，特别是那些年轻人更是羡慕不已。可近段时间，他老没有回村了，大伙儿对这倒也没有在乎什么，只有他的母亲觉得儿子可能是忙于毕业或其他什么，在心里常常惦念着他。

杨福顺气喘吁吁地跑到杨老汉面前，断断续续地对他说：“德……德成……大叔……，您这就回村……回村吗？我……我得……求……求求您，您老一个……一个事儿呀。密……密妈，密妈她生病住……住在城里医院好……好些时间……时间了。今儿……今儿就要出……出医院，我……我看您……您老牵着这牲口，”说到这里，他使劲儿将口中的唾沫往肚里咽了几下，说话的气息像也有点儿缓过似的说，“我想借用一下你这牲口，驮密妈回村哩。”

杨老汉听完了娃的这话后心里在想：前段时间不是还看见了嫂子吗？咋没（啦）听说这就住院啦？这进了城瞧病，看来是病得不轻呀。哎，管他哩，我整天在外瞎忙活儿，哪知道村里发生了啥事咧。这后生在外念字，虽说见面少，可看上去也是厚道；再说哩，同村同根的，别人借你个牲口使使，你不借，传到外边会遭人笑话的。想到这里，老汉就对后生说：“哦，娃啊，那你就快去接你娘吧。你娘她好利索了吗？”他用关心的语言来表示